

心 靈 的 呼 喚

李素玲



野柳，是個好地方！

明媚山水，襯托著寶藍色的天空，有幾許迷濛的神采，日子在平淡無奇中晃過，偶而也夾雜著驚喜！人們的佇足，更使得這一個世外桃源格外令人眷戀；風，依舊吹著，雨，依然落著，恍若遺世獨立的佳人，曾經有多少故事在這裏上演，幕起幕落，更有著幾許傳奇！

那天，是風和日麗的天吧！風淡雲輕，乘著一部小祥瑞，一行人浩浩蕩蕩造訪野柳——那早已被遺忘的地方。是小學四年級的光景吧！曾遠足到此一遊，後就不再踏足；今來到這兒，心中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憂，喜的是重視熟悉山河，彷彿時光倒流，又拾回童年，憂的是熟悉中又帶著些陌生，原本的自然風光，不復相見，有的只是人工揉造的美麗罷了，雖然如此，仍然懷著興奮的心情來面對這昔日的情人。

奔向她，奔向她溫柔的懷抱，遠遠望去，有

座小山，而小山的燈塔，似乎照亮了世上所有迷航的船隻，頓時間，心中的帆船亦駛向光明的前程，希望充塞我心，因為那生命之光指引著我邁向她；另一方的深處，是一望無垠的大海，湛藍的顏色，令人欣喜，使人平靜，彷彿母親的懷抱，有無限的安全；野柳，真是個好地方！

放眼望去的是一片浩瀚的汪洋，平緩的波濤一片祥和，而在岩石的角落，卻人聲喧沸，禁不住內心好奇，往前探求原因，眼前一亮，許多剛出生的小魚，正由石縫中的小水流奔向大海，入海的缺口，逆流衝蕩，但魚兒卻不畏艱難地向前奔去，奔向茫茫的大海洋，接受大海的考驗，不成功便成仁；否則，「無顏見江東父老」啊！那滿懷壯志的魚兒，一批又一批地往前游向大海；只是，細細端詳之後，卻發現魚兒由安詳轉為驚慌，本來整齊的隊伍隨即顯得十分零亂；因為——在出口處，有一張張巨網等在那兒，巨網的頂端，

是人類無情的雙手，那魔鬼似的手，如凱撒般地決定魚兒的命運，同伴們不是被抓，便是掉落在岩石上掙扎身亡；被補的魚兒，命運也差不多，因為人們的不經心，一隻隻乾涸而亡，本以為將有哀悼之聲傳出，然而，由人們口中播出的配樂，卻是一片歡愉快樂之聲，覺得有趣，覺得好玩的言語此起彼落；屬於人類的一份子，我，站在那兒看人們嬉戲，看人們活生生地玩魚——玩魚的生命！

愣住了！我呆呆地站在那兒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！

我們是人類，有個生命個體，有生存的權利，有追求幸福的希望；但，魚兒呢？難道它不是生命個體？難道它沒有生存、追求幸福的權利嗎？只為了一聲歡呼？只為了短暫的愉悅，便剝奪了他們的生命，我們有權利嗎？想想，真該好好想想了！人們憑什麼？憑的是什麼啊？為什麼人

們的心中沒有一絲絲的難過？爲什麼仍笑得出來——在傷害千百萬隻小魚後，仍然心安理得，開懷地笑呢？站在一旁，痛心、無奈充塞心頭，看見魚兒的掙扎，看見魚兒的驚慌，想伸出援手，但伸出的雙手只在眼前一晃又收了回來，垂在自己的兩膝旁，倒在淌血的心上；我，能做些什麼呢？我，屬於人類的一分子，又能做些什麼呢？

楞住了，我，只能呆呆地望著那殘酷的畫面，久久說不出一句話！

愧生爲人，枉生爲人啊！人的道德觀到那裏去了？人的悲天憫人又在何處呢？人啊！人！配稱爲「仁」嗎？「人者仁也」，是嗎？我在心中吶喊！那些人真可惡！是的，他們的確可惡，而我呢？難道我便是仁人嗎？不！不！站在那兒，定定地站在那兒，眼睜睜看著魚兒的掙扎而無能爲力，那活生生的個體在我眼前漸漸消失；我，是可憐又可惡啊！因無助而可憐，因無奈而可惡

！生而爲人，視而恍若無睹，不亦可惡乎？生而爲人，敢怒不敢言，不亦可憐乎？我，事實上，和那些玩魚的人們，只是……，只是五十步笑百步啊！唉！只是五十步笑百步。

野柳，是個好地方，的確是個好地方。那魚兒，選擇這裏作爲他們抒發壯志、跳躍龍門的板子，然而，「壯志未酬身先死」的命運，卻降臨在他們身上，人們感嘆諸葛孔明的壯志未能達成，但，魚兒又何嘗不是前途無「亮」呢！爲何人們無法設身處地的爲他們深思呢？難道魚兒的生命只是供人們短暫的、毫無意義的嬉玩？我，已無力呼喊了！我，身爲人類的一份子，卻……無力呼喊了。

野柳，是個好地方，但願呵！願人們是具有仁心的人，心靈的深處在呼喚，呼喚人們的良知趕緊醒然，讓魚兒完成它的壯志，讓人們找回自己的天良，讓野柳成爲一個真正名實相符的好地方！